

《亢仓子》庚桑子

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，陈人也。偏得老子之道，居畏垒之山。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絜然仁者远之。拥肿之与居，鞅掌之为使。居三年，畏垒大坏，复游吴，隐毗陵孟峰，道成仙去。后有汉辅光、张天师、唐张果老相继隐修，因号张公坛福地。古建洞灵观，宋改天申万寿宫。著书九篇，号庚桑子，一名亢仓子。唐封洞灵真人，书为洞灵真经。

全道第一

亢仓子居羽山之颜三年。俗无疵疠而仍穀熟，其俗窃相谓曰：亢仓子之始来，吾鲜然异之，今吾日计之不足，岁计之有余，其或圣者耶？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亢仓子闻之，色有不释。其徒廛啜从而启之。亢仓子曰：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，不知其所如往。今以羽俗父子窃窃焉，将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？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。廛啜曰：不然，夫寻常之汗，巨鱼无所还其体，而鲛鳍为之制；步仞之丘，巨兽无所隐其躯，而麋狐为之祥。且也尊贤事能，饷善就利，自尧舜以固然，而况羽俗乎？先生其听矣。亢仓子曰：嘻来夫！二子者知乎？函车之兽介而离山，罔罟制之；吞舟之鱼荡而失水，蝼蚁苦之。故鸟兽居欲其高，鱼鳖居欲其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，亦不厌深眇而已。吾语若大乱之本榼乎？尧舜之间其终存乎？千代之后，必有人与相食者矣。言未终，南子荣之樗色蹙然膝席曰：樗年运而长矣，将奚以托业，以事斯言？亢仓子曰：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，若此绪年，或可以及此言。虽然，吾才小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谒吾师聃。亢仓子既谢，荣之樗不释羽俗而龙已乎。

天下之水性清，土者滑之，故不得清；人之性，寿物者滑之，故不得寿物也者。所以养性也。今世之惑者，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，利于性则取之，害于性则捐之。此全性之道也。万人操弓共射一招，招无不中；万物章章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。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全其天也，天全则神全矣。神全之人，不虑而通，不谋而当，精照无外，志凝宇宙，德若天地然。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昏，此之谓全道之人，心平正不为外物所诱。曰：清清而能久，则明明而能久，则虚虚，则道全而居之。

秦佚死，亢仓子哭之，其役曰：天下皆死生，何哭为也。亢仓子曰：天下皆哭，安得不哭。其役曰：哭者必哀，而先生未始哀，何也？亢仓子曰：举天之下，吾无与乐，安所取哀？蜕地之谓水，蜕水之谓气，蜕气之谓虚，蜕虚之谓道。虚者道之体，靖者道之地，理者道之纲，识者道之目。道，所以保神德，所以宏量礼，所以齐仪物，所以养体。好质白之物者以黑为污，好质黑之物

者以白为污。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洁污哉！由是不主物之洁污者矣夫。瞽视者以黠为赤，以苍为玄，吾乃今所谓皂白，安知识者不以为赭黄？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？由是不遁物之色矣。夫好货甚者，不见他物之可好；好马甚者，不见他物之可好；好书甚者，不见他物之可好。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、果可恶者哉！由是不见物之可以保恋矣，无能滑吾真矣。

陈怀君柳使其大夫祷行聘于鲁，叔孙卿私曰：吾国有圣人，若知之乎？陈大夫曰：奚以果明其圣？叔孙卿曰：能废心而用形。陈大夫曰：敝邑则小，亦有圣人，异于所闻。曰：圣人为谁？陈大夫曰：有亢仓子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其能用耳视目听。定公闻而异焉，使叔孙氏报聘且致亢仓子，待以上卿之礼。亢仓子至，宾于亚寝。鲁公卑辞以问之，亢仓子曰：吾能视听不用耳目，非能易耳目之所用，告者过也。公曰：孰如是，寡人增异矣。其道若何，寡人果愿闻之。亢仓子曰：我体合于心，心合于气，气合于神，神合于无，其有介然之有，唯然之音，虽远际八荒之表，迩在眉睫之内，来于我者，吾必尽知之，乃不知为是我。七窍手足之所觉，六腑五脏心虑之所知，其自知而已矣。

用道第二

天不可信，地不可信，人不可信，心不可信，惟道可信，贤主秀士岂知哉。昔者桀信天与其虐四海，已不勤于道，天夺其国以授殷。纣亦信天与其虐四海，已不龚于道，天夺其国以授周。今夫惰农信地实生百谷，不力于道，地窃其果稼而荒翳之。齐后信人之性酌让，不明于其道，举全境以付人，人实鸱义而有其国。凡人不修其道，随其心而师之，营欲茂滋，灾疾朋衅，戕身损寿，心斯害之矣。故曰：惟道可信。

天坠非道，不能悠久；苍生非贤，不能靖顺；庶政非材，不能和理。夫用道之人，不露其用，福滋万物，归功无有，神融业茂，灵庆悠长。知而辩之谓之识，知而不辨谓之道。识以理人，道以安人。夫鸡辰而作，负日任劳，流汗洒坠，夜分仅息，农夫之道也。俯拾仰取，钱心锥撮，力思搏精，希求利润，贾竖之道也。咽气谷神，宰思损虑，超遥轻举，日精炼仙，高士之道也。专情耑想，毕志所事，伦揆忘寝，谋効位思，人臣之道也。清心省念，察验近习，务求才良，以安万姓，人主之道也。若由是类之，各顺序其志度，不替塞其业履，是为天下有道。导筋骨则形全，翦情欲则神全，靖言语则福全。克保此三全，是谓清贤。

道德盛则鬼神助信，义敦则君子合礼，义备则小人怀。有识者自是，无识者亦自是；有道者静默，暗钝者亦静默。物固有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，先号后笑，始吉终凶，身可亲而才不堪亲，才可敬而身不堪敬，敬甚则不亲，亲甚则不敬。亲之而疏，疏之而亲，恩甚则怨生，爱多则憎至。有以速为贵，有以缓

为贵，有以直为贵，有以曲为贵，百事之宜其由甚微，不可不知。是富则身通，理势然也。同道者相爱，同艺者相嫉；同与者相爱，同取者相嫉；同病者相爱，同壮者相嫉，人情自然也。才多而好谦，贫贱而不谄，处劳而不为辱，贵富而益恭勤，可谓有德者也。

政道篇第三

人无法以知天之四时寒暑，日月星辰之所行。若知天之四时寒暑，日月星辰之所行，当则诸生血气之类，皆得其处，而安其产矣。人臣亦无法以知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，若知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，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，皆尽其才力而以为用矣。信全则天下安，信失则天下危。夫百姓勤劳，财物殫尽，则争害之心生，而不相信矣。人不相信，由政之不平也，政之不平，吏之罪也，吏之有罪，刑赏不齐也，刑赏不齐，主不勤明也。夫主勤明则刑赏一，刑赏一则吏奉法，吏奉法则政下宣，政下宣则民得其所，而交相信矣。是知天下不相信者，由主不勤明也。

亢仓子居息壤五年，灵王使祭公致筐帛与勿璐曰：余末小子，否德忝位，水旱不时，借为人苦，何以禳之？亢仓子曰：水阴沴也，阴于国政类刑、人事类私，旱阳过也。阳於国政类德、人事类盈。楚以为凡遭水旱，天子宜正刑修德，百官宜去私戒盈，则以类而消，百福日至矣。

郑有胡之封珪戎弓，异时失同于荆。荆曰必得封珪戎弓，不然临兵于汝。郑君病之，驾见亢仓子曰：封珪戎弓，先君得之，胡绵代功，宝传章翼。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，不然临兵，国危矣。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，若之何？亢仓子曰：君其少安。今是楚亦有宝于此，饰楚之宝以贯罪于君，楚所不能为，君必致夫真。今荆以浅鲜之过，而负其威刑，申逞不直，以耗敝与国，荆失诸侯於是乎。在诸侯闻之，将警劝备伦比，勤明会同，上义固存郑焉。首君姑待之，岂必非福。于是以胡珪戎弓往来至郢，荆人闻之曰：彼用圣人之训辞，吾焉取此，以暴不直於天下，而令诸侯实生心焉。遽返其赂而益善郑焉。

人之情欲，生而恶死，欲安而恶危，欲荣而恶辱。天下之人得其欲则乐，乐则安；不得其欲则苦，苦则危。若人主放其欲，则百吏庶夫具展其欲，百吏庶夫具展其欲，则天下之人，贫者竭其力，富者竭其财，四人失其序，皆不得其欲矣。天下之人不得其欲，则相与携持保抱，逋逃隐蔽，漂流捃采，以祈性命。吏又从而捕之，是故不胜其危苦，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。若群聚背叛之心生，则国非其国也。勿贪户口，百姓汝走；勿壮城池，百姓汝疲。赋敛不中，穷者日穷，刑罚且二。贵者日贵，科禁不行，国则以倾。官吏非才，则宽猛失所，或与百姓争利，由是狡诈之心生。所以百姓奸而难知。夫下难知则上人疑，上人疑则下益惑，下既惑则官长劳，官长劳则赏不足劝、刑不能禁，易动

而难静。此由官不得人故也。政术至要，力于审士。士有才行比於一乡，委之乡才；行比于一县，委之县才；行比于一州，委之州才；行比于一国，委之国政，而后乃能无伏士矣。人有恶戾於乡者，则以诲之，不改是为恶戾，于县则撻之，不改是为恶戾；於州则移之，不改是为恶戾；于国则诛之，而后乃能无逆节矣。诚如是，举天下之人，一一胸怀无有干背谄慢之萌矣。此之谓靖人。凡为天下之务，莫大求士。士之待求，莫善通政。通政之善，莫若靖人。靖人之才，盖以文章考之，百不四五；以言论考之，十或一二；以神气靖作态度考之，十全八九。是皆贤王庆代、明识裁择所能尔也。夫下王危世，以文章取士，则翦巧绮滥益至，而正雅素实益藏矣；以言论取士，则浮掞游饰益来，而蹇谤诤直益晦矣；以神气靖作态度取士，则外正内邪益尊，而清修明实益隐矣。若然者，贤愈到，政愈僻，令愈勤，人愈乱矣。天下至大器也，帝王至重位也，得士则靖，失士则乱。人主劳于求贤，逸於任使。于呼，守天聚人者，其胡可以不事诚於士乎！人情失宜，主所深恤。失宜之大，其痛刑狱。夫明达之才，将欲听讼，或诱之以诈，或胁之以威，或贿之以情，或苦之以戮，虽作设权异，而必也公平。故使天下之人，生无所于德，死无所於怨。夫秉国建吏，持刑若此，可谓至官。至官之世，群情和正，诸产咸宜，爱敬交深，上下条固，不可摇荡，有类一家。苟有达顺陵逆，安得动哉？

平王返正，既宅天邑，务求才良。等闻一善，喜豫连日。左右侍仆累言大臣贤异者，如是逾岁，王曰：余一人于德不明，求贤异益恐山泽遗逸不举，岂乐闻。吾以自闭塞哉！迺者仄媚仆臣，累誉权任，颇阶左右，意余孱昧，无能断明，徒唯共和，依违浸长，自贤败德，莫此为多。不时匡遏，就滋固党。于是弃左右近习三人，市贬庶司尹长五人，曰无令臣君者附下罔上，持禄阿意。天下闻之，称为齐明。海南之西归者七国。

至理之世，輿服纯素，宪令宽简，禁网疏阔。夫輿服纯素则人不胜羨，宪令宽简则俗无忌讳，禁网疏阔则易避难犯。若人不胜羨则嗜欲希微，而服役乐业矣。俗无忌讳则抑闭开舒，而欢欣交通矣。易避难犯则好恶分明，而贵德知耻矣。夫服役乐业之谓顺，欢欣交通之谓和，贵德知耻之谓正，浮堕之人不胜于顺，逆节之人不胜于和，奸邪之人不胜於正，顺和正三者，理国之宗也。

衰末之世，輿服文巧，宪令襍祈，禁网颇僻。夫輿服文巧则流相炎慕，宪令襍祈则俗多忌讳，禁网颇僻则莫知所遁。若流相炎慕则人不忠洁，而耻朴贵华矣。俗多忌讳则情志不通，而上下胶戾矣。莫知所遁则谗祸繁兴，而众不惧死矣。夫耻朴贵华之谓浮，上下胶戾之谓塞，众不惧死之谓冒，真正之士不官于浮，公直之士不官于塞，器能之士不官于冒，浮塞冒三者，乱国之梯也。

荆君熊圉问水旱理乱，亢仓子曰：水旱由天，理乱由人。若人事和理，虽

有水旱，无能为害。尧汤是也。故周之秩官云，人强胜天。若人事坏乱，纵无水旱，日益崩离，且桀纣之灭，岂惟水旱？荆君北面遵循，稽首曰：天不弃不谷，及此言也。乃以弘璧十朋为亢仓子寿，拜为亚尹，曰：庶吾国有瘳乎？亢仓子不得已，中宿微服，违之他邦。

至理之世，山无伪隐，市无邪利，朝无佞禄。国产问：何由得人俗醇朴？亢仓子曰：政烦苛则人奸伪，政省一则人醇朴。夫人俗随国政之方圆，犹螻屈之于叶也，食苍则身苍，食黄则身黄。曰：何为则人富？亢仓子曰：赋敛以时，官上清约，则人富；赋敛无节，官上奢纵，则人贫。

勾粤之竿镞以精金，鸷隼为之羽，以之掇箠，则其与槁朴也无择。及夫荡寇争冲，覲武决胜，加之骇弩之上，则三百步之外不立敌矣；蜚景之剑威夺白日，气盛紫蜺，以之剖获，则其与鬩刃也无择。及夫凶邪流毒，沸渭不靖，加之运掌之上，则千里之内不留行矣。夫材有分而用有当，所贵善因时而已耳。

昔者明皇圣帝，天下和平，万物畅茂，群性得析，善因时而勿扰者也。近古以来天下奸邪者众，正直者寡，轻薄趋利者多，敦方退静者鲜。奸者出言长于忠言，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，悲夫！

作法贵于易避而难犯，救弊贵于省事而一令，除去豪横则官人安，刑禁必行则官人不敢务私利。官人不敢务私利而百姓富。史刑曰：眚灾肆赦，赦不欲数。赦数则恶者得计，平人生心，而贤良否塞矣。人有大为贼害，官吏捕获，因广条引，诬陷贞良，阔远牵率，冀推时序，卒蒙赦宥。遇贼害者讫无所快，自毒而已。由是平人递生黠计，吏劳政酷，莫能镇止。此由数赦之过也。夫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，为其有罚也；所以勉为有道行义者，为其有赏也。今无道不义者赦之，而有道行义者被妒而不赏，欲人之就善也，不亦难乎？世有贤主秀士肯察此论，人怨者非不接人也，神怒者非不事神也。巧佞甚人愈怨，淫祀盛神益怒。

君道第四

始生之者天也，养成之者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，而勿撻之，谓之天子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。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。立官者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以为立官之本矣。草郁则为腐，树郁则为蠹，人郁则为病，国郁则百慝并起，危乱不禁。所谓国郁者，主德不下宣，人欲不上达也。是故圣王贵忠臣正士，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。克己复礼，贤良自至；君耕后蚕，苍生自化。由是言之，贤良正可待不可求，求得非贤也；苍生正可化不可刑，刑行非理也。尧舜有为人主之勤，无为人主之欲，天下各得济其欲；有为人主之位，无为人主之心，故天下各得肆其心。士有天下人爱之而主不爱者，有主独爱之而天下人不爱者，用天下人爱者，则天下安用主。独爱者则天下

危，人主安可以自放其爱憎哉。由是重天下爱者，当制其情。所谓天下者，谓其有万物也；所谓邦国者，谓其有人众也。夫国以人为本，人安则国安，故忧国之主，务求理人之材。玉之所以难辨者，谓其有怪石也；金之所以难辨者，谓其有鍤石也。

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鸚视，而不明者，正以为隼明者视之乃鸚也。今夫小人多诵经籍方书，或学奇技通说，而被以青紫章服，使愚者听而视之，正为君子也；明者听而视之，乃小人也。故人主诚明，以言取人理也，以才取人理也，以行取人理也；人主不明，以言取人乱也，以才取人乱也，以行取人乱也。夫圣主之用人也，贵耳不闻之功，目不见之功，口不可道之功，而百姓畅然自理矣。若人主贵耳闻之功，则天下之人运货逐利而市誉矣；贵目见之功，则天下之人恢形异艺而争进矣；贵可道之功，则天下之人习舌调吻而饰辞矣。使天下之人市誉争进饰辞见达者，政败矣。人主皆知镜之明己也，而恶士之明己也。镜之明己也功细，士之明己也功大，知其细失其大，不知类矣。

于呼，人主清心省事，人臣恭俭守职，太平立致矣。而世或难之，吾所不知也！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断，则天地之宜，四海之内，动植万类，咸失其道矣！以耳目取人者，官多而政乱；以心虑取人者，官少而政清。是知循理之世，务求不可见不可闻之材；浇危之世，务取可闻可见之材。呜呼，人主岂知哉！以耳目取人，人皆勩效以买誉；以心虑取人，人皆静正以勤德。吏静正以勤德，则不言而自化；吏勩效以买誉，则刑之而不畏，世主岂知哉！

臣道第五

夫国之将兴也，朝廷百吏，或短或长，或丑或美，或怡或厉，或是或非。虽听其言，观其貌，有似不同，然察其志、征其心，尽于为国，所以刚讦不怨，黜退不愕，得其中无违乎理。故天不惑其时，坠不乏其利，人不乱其事，鬼神开赞，蛮夷柔同，保合太和，万物化育。国之将亡也，朝廷百吏姿貌多美，颜色谐和，词气华柔，动止详润，虽观其貌、听其言，有若欢洽，然察其志、征其心，尽在竟位。所以闻奇则怪，见异必愕，狙嫉相蒙，遂丧其道。故天告灾时，坠生反物，人作凶德，鬼神间祸，戎狄交侵，丧乱弘多，万物不化。夫不伤货财、不妒人力、不损官吏而功成政立，下阜百姓，上滋主德，如此者忠贤之臣也。若费财烦人，危官苟效，一时功利，规赏于主，不顾过后贻灾于国，如此者奸臣也。至理之世，官得人；不理之世，人得官。

邾龙覩问事君，亢仓子曰：既荣名而臣人者，心莫若公，貌莫若和，言莫若正。公不欲露，和不欲杂，正不欲犯。古之清勤为国修政，今之清勤为身修名。夫为国修政者，区处条别，动得其宜，合于大体；为身修名者，区处条别，致远不通，拘于小节。是知心以道为主，抵事得其所；心以事为主，抵物失

其所。臣居上位不谏，下位不公，不合瞻其禄。君不严敬，大臣不彰信，小臣不合官其朝。有才者不必忠，忠者不必有才。臣不患不忠，适恐尽忠而主莫之信；主不患不信，适恐信之而莫能事。事上等之人得其性，则天下理；中等之人得其性，则天下乱。明主用上等之人，当委以权宜便事，肆其所为；用中等之人，则当程课其功，示以赏罚。

贤道第六

贤良所以屡求而不至，难进而易退者，非为爱身而不死王事，适恐尽忠而主莫之信耳。自知有材识之人，外恭谨而内无忧。其于众也，和正而不狎，亲之则弥庄，疏之则退去而不怨，穷厄则以命自宽，荣达则以道自正。人有视其仪贤也，听其声贤也，征神课识，或负所望。夫贤人其见用也，入则讽誉，出则龚默，职司勤辨，居室俭闲。其未见用也，藏身于众，藏识於目，藏言于口，饱食安步，独善其身，贞而不怨。智者不疑事，识者不疑人。有识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，言逊而理不可拔。凡谓贤人不自称贤，效在官政，功在事事。太平之时，上士运其识，中士竭其耐，小人输其力。

齐有掇子者，材可以振国，行可以独立，事父母孝，谨乡党恭。循念居贫无以为养，施信义而游者久之矣。所如寡合，或为乘时夸毗者所蚩。给于是，负杖步足问乎亢仓子，曰：吾闻至人忘情，黎人不事情。存情之曹，务其教训而尊信义。吾乃今不知为工受不信为信，信而不见信为信；为勤慕义为义，人义而不俟义为义。然则信义之士，常独厄随退。胡以取贵乎？时而教理之所上也。亢仓子俯而循衽，仰而譔，超然而歌曰：时之阳兮信义昌，时之默兮信义伏。阳与默、昌与伏，汨吾无谁私兮，羌忽不知其读。夫运正性以如适，而物莫之应者，真不行也。夫真且不行，谓之道丧。道丧之时，上士乃隐。隐之为义有可为也、莫可为者也，有可用也、莫可用者也。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故莫可用者也。

祭公问贤材何从而不致，亢仓子曰：贤正可待不可求，材慎在求不慎无若。天子静、大臣明、刑不避贵、泽不隔下，则贤人自至而求用矣。贤人用则四海之内明，目而视清，耳而听坦，心而无郁矣。天自成，地自宁，万物醇化，鬼神不能灵，故曰贤，正可待不可求。若天子勤明，大臣和理，之求士也，则恢弘方大、公直靖人之才至；若天子苛察，大臣躁急，之求士也，则曲心巧应、毁方破道之才至；若天子疑忌，大臣巧随，之求士也，则奇姓异名、仄媚怪术之才至；若天子自贤，大臣固位，之求士也，则事文逐誉、贪浊浮丽之才至；若天子依违，大臣回佞，之求士也，则外忠内僻、情毒言和之才至。故曰才慎在求不慎无若者。黄帝得常仙封鸿鬼容丘，商王得伊尹中兴得甫申，齐桓得宁籍，皆由数。君体道迈仁，布昭圣武，思辑光明，宽厚昌正，而众贤自

至而求用，非为简核而得也。祭公曰：夫子云贤人不求而自至，亦有非贤不求而自至者乎？亢仓子曰：夫非贤不求而自至者，固众矣。夫天下有道，则贤人不求而自至；天下无道，则非贤不求而自至。人主有道者寡，无道者众，天下贤人少，不肖者多。是知非贤不求而自至者多矣。祭公曰：贤固济天下，材亦能济天下，俱济天下，贤与材安异耶？亢仓子曰：窘乎哉，其问也！夫功成事毕，不徇封誉，恭退朴俭之谓贤；功成事毕，荣在禄誉，光扬满志之谓材。贤可以镇国，材可以理国。所谓镇者，和宁无为，人不知其力；所谓理者，勤率其事，人知所于德。一贤统众材则有余，众材度一贤犹不足。如是贤材之殊域，有居山林而喧者，有在人俗而静者，有喧而正者，有静而邪者也。凡视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贤者，万不有一；视察其貌端雅，而实小人者十而有九失。夫不炼其言而知其文，不责其仪而审其度，不采其誉而知其善，不流其毁而断其实，可谓有识者也。

顺训道第七

闵子骞问仲尼，道之与孝相去奚若。仲尼曰：道者自然之妙用，孝者人道之至德。夫其包运天地，发育万物，曲成类形，布丕性寿，其功至实而不为物府，不为事官，无为功尸，扣求视听莫得而有，字之曰道。用之于人字之曰孝。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。夫善事父母，敬顺为本，意以承之，顺承颜色，无所不至，发一言举一意不敢忘父母，营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。事君不敢不忠，朋友不敢不信，临下不敢不敬，向善不敢不勤。虽居独室之中，亦不敢懈其诚，此之谓全孝。故孝诚之至通乎。神明光于四海，有感必应，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！庶母惑父，屡憎害之。舜心益恭，惧而无怨。谋使浚井，下土实之，于时天休震动，神明骏赫，道穴而出，奉养滋谨。由是玄德茂盛，为天下君。善事父母之所致也；文王之为太子也，其大孝矣。朝夕必至乎寝门之外，问寺人曰兹日安否何如，曰安，太子温然喜色；小不安节，太子色忧满容朝夕。食上太子必视寒暖之节，食下必知膳羞所进，然后退。寺人言疾，太子肃冠而齐膳宰之馔，必敬视之，汤液之。贡必亲尝之。尝馔善则太子亦能食，尝馔寡太子亦不能饱。以至乎复初，然后亦复初。君后有过，怡声以讽。君后所爱，虽小物必严龚。是故孝成于身，道洽天下。雅曰：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言文王静作进退，天必赞之。故纣不能害。梦启之寿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闵子骞曰：善事父母之道，幸既闻之矣。敢问教子之义？仲尼曰：凡三王教子，必视礼乐。乐所以修内，礼所以修外。礼乐交修则德容发辉于貌。故能温恭而文明。夫为人臣者，煞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，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？是故择建忠良贞正之士，为之师傅，欲其知父于君臣长幼之道。夫知为人子，然後可以为人父；知为人臣，然后可以

为人君；知事人，然后能使人。此三王教子之义也。闵子骞退而事之，于家三年，人无间於父母兄弟之言，交游称其信，乡党称其仁，宗族称其悌。德行之声溢于天下，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

齐太子坐清台之上，燕庄侯他高冠严色，左带玉具剑，右带环佩，左光照右，右光照左，太子读书不视。壮侯他问曰：齐国有宝乎？太子曰：主信臣忠，百姓戴上，齐国之宝也。壮侯他应声解剑而去。呜呼，人有偏蔽，终身莫自知己乎！贤者见之宽恕而不言，小人暴爱而溢言，亲戚怜嫉而贰言，人有偏蔽恶乎，不自知哉！是故君子检身常若有过，衣其衣，食其食，知其过而不克有以正之者，君子耻之。将欲有言，识其必不能行者，君子罕言。当责众人之恶者，视己善乎哉。当责众人之邪者，视己正乎哉？此之谓反明。

翟西氏之子甚孝谨，翟西怜其子而好妄与之言。翟西辰出夕返，则曰甲死矣，其子信之。既而甲在焉。他夕则曰乙且害余，其子伺将行仇，既而不见恶端。他夕则曰丁病矣，其子覘之，丁诚无恙。举此类也。冒淹年序子固孝谨，至于训勒，益不保承。乡国之人疾其咎口，谋将煞之。翟西闻而惧，归以告子，子未甚信，既而翟西见煞。谓多言之人为疏露，亦有辞约而不密者，谓轻佻之人，为不定；亦有体闲而心躁者，谓丛杂之人，为猥细；亦有外洁而内浊者，若类而引之，不可殫载。若非彻识，孰克究详。时有不可不应事也者。内静而外动，易动而难静；时有不可不求事也者，内思而外待，待至而后乐。是故外静而内动者，摇思而损性；奔走而逐利者，劳力而害名。人生於世，或有事不遂志，而宣言云不遇时者，是无异负丹颈之罪，俟时行戮，岂不殆哉。其博才通识未见称用者，正可云时非不清，命未与耳，事不蹇欤。长于谏者务依存前人之性，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，是以彼此开进亲敬殷笃；不长于谏者务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来，是以彼此嫌贰猜衅日积。儿童之所简者，乃耆耄之所非；耳目之所娱者，乃心虑之所疾。健责天下之愚者。己之未贤也；健责天下之迷者，己之未明也。以未贤责众愚，未贤者以之亡；以未明责众迷，未明者以之伤。

农道第八

人舍本而事末，则不一令。不一令则不可以守、不可以战。人舍本而事末，则开产约。开产约则轻流徙，轻流徙则国家时有灾患，皆生远志，无复居心。人舍本而事末，则好知。好知则多诈，多诈则巧法令，巧法令则以是为非、以非为是。古先圣王之所以理人者，先务农人。农人非徒农人，农人非徒为坠利也。贵行其志也。人人农则朴，朴则易用，易用则边境安，安则主位尊。人农则童，童则少私义，少私义则公法立。力博深农则开产复，开产复则重流散，重流散则死开处无二虑。是天下为一心矣。天下一心，轩皇几遽之理不是过

也。古先圣王之所以茂耕织者，以为本教也。是故天子躬率，诸侯耕籍，田大夫士第有功级，劝人尊坠产也；后妃率嫔御蚕於郊桑公田，劝人力妇教也。男子不织而衣，妇人不耕而食，男女贸功，资相为业，此圣王之制也。故敬时爱日，埶实课功，非老不休，非疾不息。一人勤之，十人食之。当时之务，不兴土功，不料师旅，男不出御，女不外嫁，以妨农也。黄帝曰：四时之不可正，正五谷而已耳。夫稼为之者人也，生之者天也，养之者坠也。是以稼之容足，耨之容耨，耘之容手，是谓耕道。农攻食，工攻器，贾攻货，时事不龚，放之以土功，是谓大凶。

凡稼早者先时。暮者不及时，寒暑不节，稼乃多灾。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，於是乎始耕。事农之道，见生而艺生，见死而获死。天发时，坠产财，不与人期。有年祀土，无年祀土，无失人时。迫时而作，过时而止，老弱之力，可使尽起。不知时者，未至而逆之，既往而慕之，当刈时而薄之，此事之下也。夫耨必以旱，使坠肥而土缓，稼欲产於尘土而殖。於地坚者慎其种，勿使数，亦无使疏。於其施土，无使不足，亦无使有余。刚欲深以端，畝欲沃以平，下得阴，上得阳，然后咸生。立苗有行，故速成。强弱不相害，故速大。正刈行，通其中，疏为冷风，则有收而多功率。稼望之有余，就之则疏，是坠之窃也。不除则芜，除之则虚，是事伤之也。苗刈弱也，欲孤刈长也，欲相与居。刈熟也，欲相与扶，三以为族。稼乃多谷，凡苗之患，不俱生而俱死。是以先生者美米，后生者为粃。是故其耨也，长其兄而去其弟，树肥无使扶疏，树堯不欲专生而独居。肥而扶疏，则多秕；堯而专居，则多死。不知耨者，去其兄而养其弟，不收其粟而收其秕，上下不安，则稼多死。

得时之禾，长秆而大穗，团粟而薄糠，米饴而香，舂之易而食之强。失时之禾，深芒而小茎，穗锐多秕而青藎。得时之黍，穗不芒以长，团米而寡糠。失时之黍，大本华茎，叶膏短穗。得时之稻，茎葆长，秆穗如马尾。失时之稻，纤茎而不滋，厚糠而菑死。得时之麻，疏节而色阳，坚泉而小本。失时之麻，蕃柯短茎，岸节而叶虫。得时之菽，长茎而短足，其荚二七以为族，多枝数节，竟叶繁实，称之重，食之息。失时之菽，必长以蔓，浮叶虚本疏节而小荚。得时之麦，长秆而颈族二七以为行，薄翼而醇色，食之使人肥且有力。失时之麦，胼肿多病，弱苗而荚穗。是故得时之稼丰，失时之稼约。庶谷尽宜，从而食之，使人四卫变强，耳目聪明，凶气不入，身无苛殃。善乎孔子之言，冬饱则身温，夏饱则身凉。夫温凉时适，则人无疾疢。人无疾疢，是疫厉不行。疫厉不行，咸得遂其天年。故曰：谷者人之天。是以兴王务农。王不务农，是弃人也。王而弃人，将何国哉！

兵道第九

秦景主将视强兵於天下，使庶长鲍戎必致亢仓子，待以壤邑十二，周实迫之。亢仓子至自荣泉，宾于上馆，景主三日弗得所问。下席北首顿珪曰：天果无意恤孤耶！亢仓子油然颯眄，曰：朕以主为异之问，而宁弊弊焉以斫刺为故抑者，亦随开欲而得正焉？无如可矣。景主一拜再举，敛黼衽，端珪抑首而坐，曰：实惟天所命。亢仓子仰榱而嘘，俯正颜色曰：原兵之所起与始，有人俱夫。凡兵也者，出人之威也。人之有威，性受於天故。兵之所自来上矣。尝无少选之不用，贵贱长少贤愚相与同察兵之兆：在心怀患而未发兵也，疾视作色兵也，傲言推揆兵也，侈斗攻战兵也。此四者鸿细之争也。未有蚩尤之时，人实揭材木以斗矣。黄帝用水火矣，共工称乱矣，五帝相与争矣，一兴一废，胜者用事。夫有以咽药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医非也；有以乘舟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舩非也；有以用兵丧其国者，欲禁天下之兵非也。夫兵之不可废，譬水火焉。善用之则为福，不善用之则为祸。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，刑罚不可偃於国，征伐不可偃於天下。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。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，人人之悦也。若孝子之见慈亲，饿隶之遇美食，号呼而走之。若强弩之射深谷也。胜负之决勿征于他，必反人情。人之情欲生而恶死，欲荣而恶辱，死生荣辱之道一，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。凡军欲其众也，心欲其一也，三军一心，则令可使无敌矣。古之至兵，盖重令也。故其令强者其敌弱，其令信者其敌拙。先胜之於此，则胜之于彼。诚若此，则敌胡足胜也。凡敌人之来也，以求利也，令来而得死，且以走为利。敌皆以走为利，则刃无所与接矣。此之谓至兵。傲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，其势不俱胜、不两立，故义兵之入於敌之境，则人知所庇矣。兵至於国邑之郊，不践果稼，不穴丘墓，不残积聚，不焚室屋，得人虏厚而归之，信与人期以斂敌资，以章好恶、以示逆顺。若此而犹有悞狠凌傲、遂宕不听者，虽行武焉可也。先发声出号令，曰兵之来也，以除人之讎，以顺天之道。故克其国，不屠其人，独诛所诛而已矣。于是举选秀士贤良而尊封之，求见孤疾长老而拯救之，发府库之财，散仓廩之谷，不私其物，曲加其礼。今有人於此，能生死人，一人则天下之人争事之矣。义兵之生，一人亦多矣。人孰不悦？故义兵至，则邻国之人归之若流水，诛国之人望之如父母。行地滋远，得人滋众。辞未终，景主兴，稽首曰：孤获闻先生教言，不觉气盈宇宙，志知所如也。而心滋益龚。于是步前称觴，为亢仓子寿。拜居首，列师位，严于斋室。又月涉旬，辰加天关，白昼行道。行弟子礼。